

玉函山房輯佚書

陳子要言

吳 陳融 撰

食穀而鄙田衣帛而笑蠶是惑也

太平御覽卷一百三十七

棄農雞犬候鳳鶩亦猶棄當世之實才須故人之執

政也

太平御覽卷九百一十八 吳 淑中類賦雜賦注引無犬字

吳

附攷

吳志陸瑁傳陸瑁字子璋丞相遜弟也少好學篤義
陳國陳融陳留濮陽逸沛郡蔣纂廣陵袁迪等皆單
貧有志就瑁遊處

七錄法家陳子要言十四卷吳豫章太守陳融撰

惠子一卷周惠施撰戰國策魏惠王襄王哀王皆紀其事言莊子至樂篇云惠子相梁則施魏人作相在惠襄之世至哀王時猶存也漢志名家惠子一篇注名施與莊子並時其書隋唐志皆不著日佚已久茲從羣書所引輯錄十四節篇中策議惟在勢位間度其得失而籌其利害辨言鑿鼓強口禦人呂覽淫辭篇記其爲魏惠王爲法翟翦以鄭衛之音譏之莊子亦云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然以彈喻譬以尺椳辯用殊令人解頤也歷城馬國翰

竹

惠子

周惠施撰

歷物

莊子引惠施歷物之意歷物是其篇名

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晷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大觀於

惠子

海媛館補校

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大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躡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圓柎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槎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

莊子雜篇天下

惠子曰天地其壯乎

同上

惠子曰羿執鞅持扞操弓關機越人爭爲持的弱子
扞弓慈母入室閉戶故曰可必則越人不疑羿不可
必則慈母逃弱子

韓非子
說林

田駟欺鄒君鄒君將使人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子
見鄒君曰今有人見君則欺其一日奚如君曰我必
殺之惠子曰瞽兩目眩君奚爲不殺君曰不能勿眩
惠子曰田駟東慢齊侯南欺荆王駟之於欺人瞽也
君奚怨焉鄒君乃不殺

往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其東走則同其所以東走之

惠子

一 鄒原館補校
五

爲則異故曰同事之人之可不審察也

同上引慧子案慧與惠同

置獲於柙中則與豚同故勢不使非所以逞能也

非

子說

林

魏惠王謂惠子曰上世之有國必賢者也今寡人實不若先生願得傳國惠子辭王又固請曰寡人莫有之國於此者也而傳之賢者民之貪爭之心止矣欲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惠子曰若王之言則施不可而聽矣王固萬乘之主也以國與人猶尙可今施布衣也可以有萬乘之國而辭之此其止貪之心愈甚

也

呂氏春秋
不屈篇

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曰蝗螟農夫得而殺之矣
故爲其害稼也今公行多者數百乘步者數百人少
者數十乘步者數十人此無耕而食者其害稼亦甚
矣惠子曰惠子施也難以辭與公相應雖然請言其
志惠子曰今之城者或者操大槌乎城上或負畚而
赴乎城下或操表掇以善瞻望若施者其操表掇者
也使工女化而爲絲不能治絲使大匠化而爲木不
能治不使聖人化而爲農夫不能治農夫施而治農

夫者也公何事比施於騰螟乎

白圭新與惠子相見也惠子說之以強白圭無以應
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人有新取婦者婦至宜安矜燈
視媚行豎子操蕉火而鉅新婦曰蕉火大鉅入於門
門中有斂昭新婦曰塞之將傷人之足此非不便之
家氏也然而有大甚者今惠子之遇我尙新其說我
有大甚者惠子聞之曰不然詩曰愷愉君子民之父
母愷者大也愉者長也君子之德長且大者則爲民
父母父母之教子也豈待久哉何事比我於新婦乎

詩豈曰愷悌新婦哉

並同上

白圭謂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雞多泊之則淡而不
可食少泊之則焦而不熟然而視之螭焉美無所可
用惠子之言有似於此惠子聞之曰不然使三軍饑
而居鼎旁適爲之輒則莫宜之此鼎矣

呂氏春秋
應言篇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羣臣多諫
於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行葬民必甚疾之官費又
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爲人子者以民勞與官
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葬不義也子勿復言羣臣

皆莫敢諫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是其
唯惠公乎諸告惠公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
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渦水之尾樂
水謫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謫先君必欲一見羣
臣百姓也天故使樂水見之於是出而爲之張朝百
姓皆見之三日而後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
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爲及日之故得無嫌於
欲亟葬乎願太子易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撫社稷安
黔首也故使雨雪甚因弛期而更日此文王之義也

若此而不爲意者蓋法文王也太子曰甚善敬馳更

擇葬日

呂氏春秋開春論
戰國策魏策

匡章謂惠子曰公之學去尊今又王齊王何其到也
惠子曰今有人於此欲必擊其愛子之頭石可以代
之匡章曰公取之代乎其不與施取代之子頭所重
也石所輕也擊其輕以免其所重豈不可哉匡章曰
齊王之所以用兵而不休攻擊人而不止者其故何
也惠子曰大者可以王其次可以霸也今可以王齊
王而壽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愛子頭也何

爲不爲民寒則欲火暑則欲冰燥則欲溼溼則欲燥
寒暑燥溼相反其於利民一也利民豈一道哉當其

時而已矣

呂氏春秋
愛類篇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
齊楚以察兵人多爲張子於王所惠子謂王曰小事
也謂可者謂不可者正半况大事乎以魏合於秦韓
而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君臣皆以爲可不知是其
可也如是其明耶亡羣臣之智術也如是其同耶是
其可也未如是其明也而羣臣之智術也又非皆同

也是其有半塞也所謂劫王者失其半者也

戰國策魏策

田需賈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則生倒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一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則子必危矣

並同上

夫吹管也猶有嗚也吹劔首者呖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呖也

莊子則陽篇

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

言矣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生言事則直言
耳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
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則論乎王曰未論也於是
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爲弦則知乎王曰可知
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論其所不知而使人
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王曰善

劉向說苑
善說篇

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而遽墜水中船人救之船
人曰子欲何之而遽也曰梁無相吾欲往相之船人
曰子居船楫之間而困無我則子死矣子何能相梁

乎惠子曰子居艘楫之間則吾不如子至於安國家
全社稷子之比我蒙蒙如未視之狗耳

說苑雜
言篇

士緯一卷吳姚信撰信有周易注已著錄經部隋志
名家人物志三卷下注云梁有士緯新書十卷姚信
撰又有姚氏新書二卷與士緯相似並以爲亡唐志
復著錄十卷今佚從意林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
覽諸書輯錄如以吳季札讓國爲開篡殺之路非所
謂從忠教也謂揚雄智似蘧瑗而高不及謂周勃之
勳不如霍光說皆覈確書中推尊孟子亦識仁義爲
中正之途而其論清高之士則以老莊爲上君平子
貢爲下儼非其倫此所以不能醇乎儒術也歷城馬

土緯

國翰竹吾甫

如文館
七十二卷二十一

士緯

吳姚信撰

聖人高不可極深不可測窮神知化獨見先識仁若
春陽信若影響此所稟於天也所稟於四時也所稟

於元氣也

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二十四百一並引至天也

徐堅初學記卷十

七引作聖人獨見先識仁若春

陽信若影響又引

云聖人所稟於四時也所稟於

元氣也循其文義

當接此所稟於天也句下

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一引獨見句

孔文舉金性太多木性不足背陰向陽雄倬孤立

馬

意林
卷四

絲俱生於蠶銅等出於石作繪則賤作錦則貴鑄鈴

則小鑄鐘則大

同上太平御覽卷八百十三引云銅出於石爲鈴則小鑄鐘則大又卷

八百十四引云絲俱生於蠶爲繪則賤爲錦則貴

經漸車之水歷繞輪之沙跣跡高下不可論

意林卷四

凡水溫則成湯寒則成冰冰湯異氣而水性猶同蠶能投練匪湯不綿人性推移蓋此比也

琴瑟張而鄭衛作五色成而綺縠生

並同上

孟軻驅世事

御覽引作七

于仁義之域行者步中正之途

意林卷四

太平

御覽卷四百十五

若使南海無採珠之民崑山無破玉之工則明珠不

御于椒室美玉不佩于桂宮

意林卷四

神州何以獨生聖人聖人曾不產於絕域乎推此論之明神州者處乾坤之正鍾日月之精地形爽塏源流清暢其生民也長短應數儀狀端正音聲得節性

理調良

太平御覽卷四百一

論清高之士上可如老子莊周下可如君平子貢耳若於陵仲子及嚴遵夏甫子治未可盡以爲師矣平議之士若季札趙武逮于林宗皆可盡爲則也其洩

治伯宗及末世史雲子將之屬皆美而未善也聖人考功黜防猶以三載而子將月且之處史雲哢眦廢人其觀進者或飾虛其怠沮者皆離叛識誠可謂妙矣然非涑泗之風三子之宏化

太平御覽卷四百四十七

延陵季子際會之間衛尉蔡君限之於弱余不以爲然季子通妙達道之機假其討光恐增禍亂受光之讓非其本志若季子之爲君也欲行王道其與周爭治霸術以力與列國爭強則不肯破強楚而并其封疆也國人疾光而心歸季子季子不立社稷將領恐

光憂迷內灼而異圖外生非常之變將加于高人是
以季子相時慮事順以安民而謂其弱未聞厥旨蔡
子答曰諸兄以賢讓國與之冀能揚文武之遺教崇
仁義之美化以移風易俗耳何必當與周爭乎而苟
守一節退耕於野使還國無討賊之意反云國家有
主社稷有祀乃吾君也蓋開篡殺之路非所謂從忠
教也

揚子雲有深才潛知屈伸沉浮從容元默近于柳下
惠朝隱之風智似遠瑗而高不及也班固稱之有大

士緯



三 鄭板橋補校

度不孜孜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二者之美蓋亦良矣然揚子之書清貞甚遠無廟堂之議對王公大人之辭故令其骨鯁不見節操不顯也夫孟子之書將門人所記非自作也故其志行多見非唯教辭而已或拒萬鍾之祿或辭兼金之贈或以周漢禮殊二子時異不可責之於周或曰帝納異言而子雲無正論卒有投閣之異孟軻昂昂其首然子雲保家養智之士孟軻鳳峙高世之英也

周勃之勤不如霍光此前史所載較然可見而人以

勃功大於光意竊不安何者勃本帝大臣居太尉之位擁兵百萬既有陳平王陵之力又有朱虛諸王之據鄺寄遊說以誦諸呂因衆之心易以濟事若霍光者以倉卒之際受寄託之任輔弼幼主天下晏然迺燕王上官之亂誅除凶逆以靖王室廢昌邑立宣帝任漢家之重隆中興之祚參贊伊周足爲賢相推驗事情優劣明矣

汝南陳仲舉體氣高列有王臣之節潁川李元禮忠平正直有社稷之能海內論二士有議而未決陳留

士緯

世如姪曾補校
七十二卷二十五

蔡伯喈云仲舉強於犯上元禮長於接下犯上爲難
接下爲易仲舉爲先元禮後矣天下於是爲定愚思
竊以伯喈未必可從也夫臯陶戒舜犯上之微也舜
治百揆接下之效也故陳平謂王陵言面折廷爭我
不如公王安劉氏公不如我而犯上爲優是王陵當
高於良平朱雲殊乎吳鄒矣陸恭仲答曰陳李二君
德齊於行才等於身無長短之差時人或其先後同
上

蓋藏於寬平則恐後世都邑居之葬於陵野則恐民

人耕稼及之厚槨大棺人所爲用不一寡材木人率
多發掘以繕其居于墳萬壙無不毀者其唯瓦棺薄
葬斂以時服依于高立徹于深奔庶乎可以不辱耳

太平御覽卷
五百五十六

馬援憑几而見梁竇于弟文舉坐榻而受徐文高

太平

御覽卷
七百十

史佚書一卷周太史尹佚撰按書洛誥逸祝冊孔安國蔡沈傳並云逸史佚也陳師凱曰古字通作逸春秋左氏傳僖十五年杜預注史佚周武王時太史名佚襄十四年正義晉語文王訪于辛尹賈逵以爲辛甲尹佚漢書藝文志墨六家尹佚二篇注云周臣在成康時也其書隋唐皆不著錄散亡已久惟左傳國語引其言又淮南子引成王問政一節說苑亦引之又逸周書史記載佚策祝皆其佚文並據輯錄大戴禮記保傅篇云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

是史佚也與周公爲道大公爲充名公爲弼同列而
總謂之四聖則史佚固聖人之流亞也其對成王問
政云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
言又云善之則音也不善則讎也與論語道千乘之
國章孟子君之視臣章意旨復合而春秋內外傳所
引諸語亦皆格言大訓不知班志何以入其書於墨
家之首意或以墨家者流出於清廟之守佚爲周太
史故探源而定之與今仍依班志觀者勿以墨翟兼
愛之流弊並疑此書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史佚書

周 尹佚 撰

武王降白車乃俾史佚繇書于天號武王乃廢于紂
矢惡臣人百人伐右厥甲子小鼎大師伐厥四十夫
家君鼎師司徒司馬初厥于郊號武王乃夾于南門
用俾皆施佩衣衣先或入武王在祀太師商王紂繇
首白旂妻二首赤旂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廟若翌日
辛亥祀于位用籥于天位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
祀馘于國周廟翼子沖子斷牛六斷羊二庶國乃竟

告于周廟曰古朕聞文考修商人典以斬紂身告于
天子稷用小牲羊豕于百神水土于誓社曰惟予
沖子綏文考至于沖子用牛于天子稷五百有四用
小牲羊豕于百神水上社二千七百有一

注使史佚用書重

逸周書世
傳解孔

鷓鴣仔于天也 應補

武王克商乃出復軍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紂宮及
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驅武王弟叔振鐸奉陳常車周
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顛闕
夭皆執劔以衛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畢

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茲名公奭贊采師尙
父牽牲尹佚筮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
侮農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天皇上
帝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
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史記周本紀引史佚筮祝又
逸周書克殷解引尹逸筮曰
殷末孫受德述先成湯之明侮神祇不祀昏暴商
邑百姓彰顯聞于天上帝周公再拜稽首乃出
文句小異要是
史佚之書據補

成王問政於尹佚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
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准

子引無忠而以下十一字據說苑補王曰其度安至對曰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王曰懼哉王人乎說苑無王人乎三字對曰天地之間

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讎也說苑無昔兩吾字

昔說苑無昔字夏殷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皆

自攻其君說苑宿作夙君作主民下無皆字而歸神農氏此世之所

明知說苑作君也淮南子道應訓劉向說苑政理篇

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怨春秋左氏傳十五年傳又宣十二年傳引無怙亂句

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

其愛親之道也春秋左氏文十五年傳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春秋左氏成四年

因重而撫之

春秋左氏襄十四年傳

非竊何忌

春秋左氏昭元年傳

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

下因語周語賈誼

新書禮容篇

田俵子一卷周田俵撰漢志墨六家田俵子三篇注
先韓子案韓非子引田鳩說二節家苑斯先生釋史
云田鳩卽田俵子班氏亦以鳩俵爲一人故言先韓
子也呂氏春秋亦引墨者田鳩事高誘注田鳩齊人
學墨子術此又一確證矣隋志云梁有田俵子一卷
亡唐志不著錄佚已久從藝文類聚曰六帖文選注
太平御覽所引輯得八節合韓非子所引田鳩說並
附呂覽所載事蹟爲卷述古代祥瑞與隋梁同旨而
以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喻墨氏言之不辯則辯之甚

任傳子

矣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七十二卷三十一

田俵子

周 田俵 撰

黃帝時有草生於帝庭階有佞人入朝則草指之名曰屈軼是以佞人不敢進也

文選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李善注

少皞生於稚華之洛洛一日化爲山澤鬱鬱蔥蔥焉

太平御覽卷八百七十三

少昊氏都于曲阜隰隰毛人獻其羽裘

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四

少昊之時赤燕一雙御覽作白而飛集少昊氏之戶

遺其丹書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九十九

太平御覽卷九百二十二

田俵子

卷九十九

堯爲天子冀英生于庖爲帝成歷

文選張平子東京賦注又張景陽

七命注又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

詩序注又陸佐公新刻謝銘注

堯時有獬廌緝其毛爲帝帳

白居易六帖卷九十八

渠棧之人服夏禹德獻其珍裘毛出五彩光曜五色

太平御覽卷

六百九十四

商湯爲天子都于亳有神手牽白狼口銜金鉤而入

湯庭

藝文類聚卷九十九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可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

而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爲之

七十三卷三十三

飾裝從衣文之賤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
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
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櫃綴以珠玉飾以
玫瑰輯以羽翠鄭人買其櫃而遺其珠此可謂善賣
櫃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
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其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
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
其道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
故其言多不辯

韓非子口口篇引田鳩釋史卷一百
三亦載入田侏子云田鳩蓋卽田侏

田俵子

如女全前
七十二卷三十三

子據
補

徐渠問田鳩曰臣聞智士不襲下而遇君聖人不見
功而接上今陽城義渠明將也而措於毛伯公孫育
回聖相也而關於州部何哉田鳩曰此無他故異物
主有度上有術之故也且足下獨不聞楚將宋佩而
失其政魏相馮離而亡其國二君者驅於聲詞駭乎
辯說不試於毛伯不關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國之患
由是觀之夫無毛伯之試州部之關豈明主之備哉

韓非子
口口篇

附錄

墨者有田鳩

淮南子鳩下有者字

欲見秦惠王留秦三年而弗

得見

淮南作約車申軛留於秦周年不得見

客有言之楚王者

淮南之下有於

字往見楚王楚王悅之

淮南悅上有甚字

與將軍之節以如

秦至因見惠王

淮南作子之將

子之節使於秦至因見

告人

曰之秦之道乃之楚乎

淮南作出言明然而說之音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見不

識道之可固

淮南作故上有物字

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

呂氏

春秋首時篇淮南子道應訓引小異附注於下

田鳩齊人學墨子術

呂氏春秋高誘

田侏子

附錄

鳳城館補校

隋巢子一卷周隨巢子撰史記太史公自序墨者張
守節正義引韋昭云墨翟之術也尙儼後有徐巢子
傳其術也徐隨音近而訛漢志墨六家有隨巢子六
篇注墨翟弟子隋唐志皆以一卷著錄今佚馬總意
林載其二節又從諸書所引輯十三節以類編次多
言災祥禍福其論鬼神之能亦卽中庸體物而不可
遺之義而謂鬼神賢於聖人過爲奇語醇駁分焉已
陸城馬國翰竹吾甫

隋巢子

周 隋巢子 撰

執無鬼者曰越蘭問隨巢子曰鬼神之智何如曰聖也越蘭曰治亂由人何謂鬼神邪隨巢子曰聖人生於天下未有所查鬼神爲四時八節以紀育人乘雲雨潤澤以繁長之皆鬼神所能也豈不謂賢於聖人

馬總意

林卷一

有疎而無絕有後而無遺大聖之行兼愛萬民疎而不絕賢者則欣之不肖者則憐之賢而不欣是賤德

也不肖不憐是忍人也

同上太平御覽卷四百一引大聖之行五句作賢則欣

之不肖則矜之上則字據補

明君之德察情爲上察事次之

晉書石崇傳

史皇產而能書

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七泌路史前紀卷六羅萃注

羅

禹產於崑石娶塗山治洪水通轅轅山化爲熊塗山

氏見之慙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爲石禹曰歸我于石

破北方而生啓

釋史卷十二歐陽詢藝文類聚卷六太平御覽卷五十一並引云禹

產於崑石啓生於石御覽下有注王韶之云啓生而母化爲石

昔三苗大亂龍生于廟大哭于市

太平御覽卷九百五

昔三苗大亂天命殛之夏后受於元宮

藝文類聚無殛之及后字

受作屬御覽八百八十二無於元宮三字

有大神人面鳥身降而福

御覽八十

二作轉八百八十二作富

之司祿益食而民不飢司金益富而國

家實

御覽作寶

司命益年而民不夭

藝文類聚無益食而民不飢司金八字御

覽八十二無司祿益食二句

四方歸之禹乃克三苗而神民不違

御覽無

闢土以王

藝文類聚卷十引至神民不違太平御覽卷八十二又卷八百

八十二引至四方歸之

夏后之興方澤出馬

夏桀德衰岱淵沸

太平御覽卷七十

紂之時夷羊在牧

史記周本紀
裴鳴集解

飛拾滿野天鬼不顧

亦不賓滅

周本紀同
馬貞索隱

姬氏之興河出綠圖

北堂書鈔卷
一百五十八

殷滅周人受之上

同

卷九十六此句下亦有
河出綠圖句是一節文

天賜武王黃鳥之旗以伐殷

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
太平御覽卷三百四十

幽厲之時天旱地坼

太平御覽卷
八百七十九

幽厲之時采祿山壞天賜玉玦於舜遂以殘其身以

此爲福而禍

太平御覽
卷八百五

名人以環絕人以玦

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六
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二

胡非子一卷周胡非子撰其名字爵里皆無攷鄭樵
通志氏族略云胡非氏媯姓陳胡公後有公子非其
後子孫有胡非氏戰國有胡非子著書漢志墨六家
胡非子三篇注墨翟弟子隋唐志皆著錄一卷今佚
馬總意林亦載一卷之目而止載其說五勇一篇文
句多脫略校太平御覽所引補足又搜輯三節合爲
卷五勇與莊子相出入說弓矢亦本韓非子矛盾之
喻戰國人文字相襲往往而然也歷城馬國翰竹吾

甫

胡非子

周 胡非子 撰

胡非子脩墨以教有屈將子好勇聞墨者非闔帶劍

危冠往見胡非子劫而問之曰將聞先生非闔而將

好勇有說則可無說則死

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十六下接云胡非子爲言五勇

屈將子悅服下約文言之而此段意林引墨之御覽

卷四百三十七引無首句作屈將子好勇見胡非刻

而問曰問先生非闔士而好勇下二句同不及此引

之詳此引非闔下無士字據彼引補而下無將字依

釋史所引補 胡非子曰吾聞勇有五等夫意林無此 負長劍

赴榛薄析

御覽作折

兕豹搏熊羆此

御覽無此

字下並同 獵徒之勇

月非子

一 亦 續 補 校

也負長劍赴深泉斬

御覽作折

蛟龍搏鼉隨此漁人之勇

也登高陟危

御覽作登高危之士

鵠御覽作鷓立四望顏色不變此

陶缶

御覽作匠

之勇也剽必刺視必殺

御覽作若

此五刑

之勇也昔齊桓公以魯爲南境魯公憂之三日不食

御覽作昔齊桓公

曹劌聞之觸齊軍見桓公曰臣聞

君辱臣死君退師則可不退則臣請擊頸以血濺君

矣意林作曹沫請擊頸

以血濺桓公無間之二十

意林無

桓字御覽引有之而無請擊頸三字互參校補

御覽無

管仲乃勸

御覽作與

之盟而退

意林無而

夫曹劌匹夫徒步之士布衣柔

履之人也唯無怒一怒而劫萬乘之師存千乘之國

此謂君子之勇勇之貴者也

太平御覽另節引此段其連上引云夫曹劌正

夫一怒而卻齊侯之師此君子之勇意林引作夫曹
沫匹夫之士布衣柔履之人一怒卻萬乘之師千乘
之國此君晏嬰正夫一怒而沮崔子之亂亦君子之

勇也五勇不同公子將何處屈將悅稱善乃解長劍

釋危冠而請爲弟子焉

太平御覽卷四百三十七
馬總意林卷一引無晏嬰以

下 文選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李善注引
負長劍赴棟薄折兕豹赴深淵斷蛟龍五句

善爲吏者樹德

虞世南北堂書
鈔卷七十七

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背

歐陽詢藝文
類聚卷十七

一人曰吾弓良無所用矢一人曰吾矢善無所用弓
羿聞之曰非弓何以往矢非矢何以中的令合弓矢
而教之射

太平御覽卷
三百四十七

纏子一卷周纏子撰纏子不詳何人漢隋唐志皆不著此書之目書亦佚馬總意林始載纏子一卷引其書二節中言與儒者董無心論難按漢志儒家董子一篇名無心難墨子王充論衡亦載董無心難纏子天賜秦穆以年之說文選注引纏子亦載董無心言蓋本董子之書墨家取爲纏子如孔穿與公孫龍論臧三耳孔叢子公孫龍兩書並載之類故搜採佚說既據漢志訂董子復據意林訂纏子其董語不見引爲纏子者均錄于後不入正篇云歷城馬國翰竹吾

雜子

甫

方如子行子
七十二卷四十一

繆子

周 繆子 撰

繆子脩墨氏之業以教于世儒有董無心者其言脩而謬其行篤而庸言謬則難通行庸則無主欲事繆子繆子曰文言華世不中利民傾危繳繞之辭者並不爲墨子所脩勸善兼愛則墨子重之

馬總意
林卷一

繆子曰墨家佑鬼神秦穆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十年

王充論衡福虛篇 衆意林引繆子下節董子曰
子信鬼神云則此節確爲繆子佚文董難別輯入

董子書內此書明其事
之本末故附錄篇後

董子曰子信鬼神何異以踵解結終無益也纏子不

能應

意林卷一

董無心曰無心鄙人也罕得事君子不識世情

文選向滂

明雜詩李善注又陸士衡文賦注又陶淵明辛丑歲七月赴假返江陵夜行塗口詩注引並無無心鄙人也句

桀爲天下酒濁而殺厨人紂王天下熊蹯不熟而殺

庖人

太平御覽卷九百八

董無心曰離婁之目察秋毫之末於百步之外可謂

明矣

文選班固答賓戲注

附錄

儒家之徒董無心墨家之役纒于相見講道纒于稱
墨家佑鬼神是引秦穆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十年董
子難以堯舜不賜年桀紂不夭死堯舜桀紂猶爲尙
遠且近難以秦穆公晉文公夫論者行之迹也迹生
時行以爲死諡穆者誤亂之行文者德惠之表有誤
亂之行天賜之年有德惠之操天奪其命平案穆公
之霸不過晉文晉文之諡美於穆公天不加晉文以
命獨賜穆公以年是天報亂誤與穆公同也

王充論衡
術福虛

蘇子

周 蘇秦 撰

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殽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數教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効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

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
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
而庭教之願以異日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
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
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
紂齊桓任戰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
者使車轂擊馳言語相結天下爲一約從連橫兵革
不藏文士並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
既備民多僞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任

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辯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
文辭天下不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
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効勝於
戰場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
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
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挽然後可建大功是故
共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
下凌萬乘誦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
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措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於

語沉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傲黃金百斤盡費用乏絕去秦而歸廡膝履躄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紉媵不爲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歎曰妻不以我夫媵不以我爲叔父母不以我爲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

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見說趙王於華
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說封爲武安君受相印革
車百乘錦織千純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以隨其後約
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常此之
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
於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
絃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夫賢人在而天下
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
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黃金萬鎰爲用

蘇子

七十二卷四十六

轉轂連騎炫燿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太重
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倦樞之士耳伏軾擗銜
橫歷天下庭說諸侯之主柱左右之口天下莫之仇
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

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嫫媧行匍伏因

拜目跪而謝蘇秦曰嫫媧何前倨而後卑也嫫曰以季

子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

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

策秦策

史記蘇秦列傳云出游數歲大困而歸

兄弟嫂妹

妻妾竊皆笑之又云

於是得周書陰符

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弗信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說惠王云云與策所序前後不同說惠王語句亦小異無再說秦王及諸十上等約以方誅商鞅疾辨士弗用二語行過雒陽一段在報趙後文亦略

蘇秦將爲從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

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

史記千下有餘字里帶甲數十萬車七史記百乘騎六千匹

粟支二史記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

民雖不田作棗栗之實足食於民矣史記作民雖不田作而足於棗

粟此所謂天府史記府下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車

殺將之憂無過燕矣

史記無之憂二字矣作者

大王知其所以然

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

史記被下有甲字

兵者以趙之爲

蔽於

史記無於字

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

趙相傲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

史記

作寇

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

踵道

史記無踵道二字

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

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

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

史記作軍

軍於東垣矣度呼沱涉

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

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

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

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史記則下有燕字國必無患矣燕王

曰寡人國小西迫強秦促近齊趙齊趙強國今主君

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困從史記作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

西迫強趙南近齊齊趙強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齊史記蘇秦

車馬金帛以至趙戰國策燕策史記蘇秦列傳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史記無蘇秦至台從九字作因說趙

曰肅侯天下之史記無卿相人臣乃至史記無乃布衣字至作及

蘇子
五都娘館補校

之士莫不高賢大王

史記莫不作皆大王作君

之行義皆願奉敬

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

史記作妬君而不任事

是以外賓客游談之士

史記無外字作賓客游士無

敢盡忠

史記作莫敢自盡

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

史記

作君下大

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

史記作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

臣故敢進其愚忠

史記作慮

為大王計

史記作竊為君計者

莫若安

民無事請無庸有為也

史記作且無庸有事於民也

安民之本在

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

史記交下有而字

不得則民

終身不得

史記無得字

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

得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

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當苦出辭斷絕人之交史記

有也願大王慎勿出於口也史記無請屏左右曰言

字別史記作請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大王誠能聽臣燕必

致史記擅史記作旗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史記

必致魚鹽史記之海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史記作楚必

可使致封地湯沐之邑史記作韓魏中山皆貴戚父

兄皆可以受封侯史記貴戚史記作五

霸史記作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之封侯貴戚湯武之

蘇子



六 卿嬖補校

所以放殺

史記作弑

而爭也今大王垂拱

史記作令君高拱

而兩

有之是

史記作此

臣之所以爲大王願也今大王

史記大上無今

字

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

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宜陽効則上郡絕河外割則

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

下軹道則南陽動

史記作危

劫韓包周則趙自銷鑠

史記作操

兵據衛取淇

史記據淇取淇卷

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行

於山東則必舉甲

史記作兵

而向史記作嚮趙秦甲涉

史記作渡河

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

則字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臣聞堯

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

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史記卒作士千下無人字車

不過三百乘而史記而作立上有卒不過三萬句爲天子誠得其道

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史記無國字之強弱內度其士

卒之衆寡賢與不肖史記無衆寡二字及與字不待兩軍相當而

勝敗存亡之機節史記無節字固已見史記作形於胸中矣豈

掩史記作揜於衆人之言而以真真決事哉臣竊以天下

史記有之字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史記料下自度字

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爲一西面史記作爲并力西

鄉而攻秦秦破必史記作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

秦夫破人之與破史記破上有見字於人也臣人之與臣史記

臣上有見字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史記作論無之字哉夫橫

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史記橫作衡與作予無成及下與字

與秦成則高臺榭美官室聽竽笙琴瑟史記無笙之二字之

音察五味之和史記無此句前有軒轅史記軒上有樓閣二字後有

長庭美人巧笑史記庭作妓無巧笑二字卒有史記作國被秦患而不

與其憂是故橫史記橫作衡上有夫字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

八 嬀嬛館補校

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

史記願上有故字王下無之字

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

王廣地強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

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償畔秦

史記作

以畔秦

令天下之將相相與

史記無相與二字

會於洹水之上

通質刑白馬以盟之

史記作朝白馬而盟下有要字

約曰秦攻楚齊

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

史記作其糧道

趙涉河漳燕

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

史記

作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

守成阜魏塞午

史記作其道

趙涉河漳

史記無漳字

傳曰燕出

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

史記出上

有皆字

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

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

史記作清河

燕出銳師

以佐之諸侯有先背

史記作不如

約者五國

史記作以共五國之兵

共

伐之六國從親以饋秦秦史記作則秦甲必不敢出兵於函

谷關

史記出下無兵字谷下無關字

以害山東矣如是

史記作此則霸業

史記作霸

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莅國之日淺

史記作立

國曰

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

史記有也字

今上客有意存

天下安諸侯身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爲武安君

史記作飾無封蘇秦七字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

以約諸侯戰國策趙策史記蘇秦列傳

蘇秦爲趙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

有宜陽帶史記作商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

方千里史記作九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

自史記作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史記作來皆射六

百步之外韓卒起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胸近

者掩心史記作遠者招蔽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

棠谿墨陽合伯

史記作騶

鄧師宛馮龍淵大阿皆陸斷焉

牛水擊鵠鳩當敵卽斬堅甲楯鞬鏊

史記無楯鞬鏊三字

鐵幕

革抉收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

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官帶祠春秋

史記無稱

東以下十二字

交臂而服焉夫

史記無焉及夫字

羞社稷而爲天下

笑無過

史記作大有於字

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

史記無之及也字

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

年又益

史記作復

求割地與之卽

史記無之字卽作則

無地以給之

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史記作而且夫大王

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史記無以有盡之地而

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史記買作禍者也不

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史記曰寧爲雞口無爲牛

後史記可馬貞素隱引戰國策云寧爲雞口不爲今

大王史記無大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史記無異

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

名臣竊爲大王羞之韓王忿史記韓王上有於然作

色攘臂史記臂下有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史

曠日二字

是二字忿作勃

然作

肖作不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史記作詔以趙

王之敬奉社稷以從戰國策韓策史記蘇秦列傳

蘇子爲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東史記作南有鴻溝

陳汝南有史記無有字許鄆昆陽郟陵舞陽新郟史記鄆作郟

作郟新都上東有淮潁沂黃史記無沂黃有疎史記無沂黃有疎作百

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燕酸棗地方千里名

史記名上雖小然而廬田廡舍史記作田舍廡廡皆無所芻

牧牛馬之地史記無牛馬四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

不休已無以異於史記已作絕下有輜輜數段三軍

之衆臣竊料之

史記料作量無之字

大王之國不下於

史記無字

楚然橫人誅

史記作林

王外

史記無外字

交強虎狼之秦以侵

天下卒有國

史記作秦

患不被

史記作顯

其禍夫挾強秦之勢

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且

史記無且字

魏天下之強國

也大

史記無大字

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而而事

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愧

史記

作恥之臣間越王勾踐以散卒三千

史記作散餘卒三千人

禽夫

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之

野史記作制紂於牧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振

史記作奮其威也今

竊問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史記無餘萬蒼頭二十萬

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

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劫史記作聽於羣臣之說而欲

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效質史記作以割質故兵未用而國

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臣史記作一人非忠臣也

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史記以下有求字外交偷取一旦

史記作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強秦

之勢以內却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史記

作願大王周書曰綿綿不絕蔓蔓若何毫毛史記作毫不

救史記將成

史記作用

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

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

史記力下有一意二字

則必無強秦之患故做邑趙王使使臣獻愚計

史記無下

使字獻

奉明約在大王

史記王下有之詔二字

詔之魏王曰寡

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

以國從

戰國策魏策史記蘇秦列傳

蘇秦爲趙合從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太山東有瑯邪

西有清河北有渤

史記作勃下同

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

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

史記作

之三軍

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

史記作進如鋒矢

戰如雷電解如風

雨卽有軍役未嘗倍秦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

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下

史記下上有不字

戶三男子三七二

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

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

史記

作彈琴擊筑

鬪雞走犬

史記作狗

六博踰鞠者臨淄之途車轂

擊人肩摩連袂成幃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

史記作家般人足

志高而

史記作氣

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

天下不

史記作莫

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爲大王羞之

史記

蘇子

三婦嬖倖補校

字上有而字

且夫韓魏所以畏秦者

史記所上有之字長上有重字

以與秦接界也

史記作爲與秦接境壤界也

兵出而相當不至

史記

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

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

史記作則國已危亡

隨其後是

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

史記秦下

有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至

史記作過

衛陽晉之道

徑史記徑下

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馬

史記作騎

不得並

史記

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

史記作敢

過也秦雖欲深入

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惘疑虛喝高躍

史記

作駮

而不敢進則秦

史記秦下有之字

不能害齊亦明矣夫

不料秦之不奈我何也

史記料上有祿字作無奈齊何

而欲西面事

秦

史記作而事之

是羣臣之計過

史記過下有也字

今臣無事秦之

名而有強國之實臣固願大王之少留計

史記作臣是故願大

王少留

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

未嘗得聞餘教

汪晁本有遠守已下十六字與史記同唯遠上無僻字

今主君

史記作足下

以趙王之詔告

史記作趙王詔詔

之敬奉社稷以史記

作敬從

戰國策齊策史記蘇秦列傳

蘇秦爲趙合從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大史記

無大

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

史記無楚地二字

西有黔中巫

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陘之塞

史記

作北有陘塞

郁陽地方五千

史記千下有餘字

里帶甲百萬車千

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大

史記作與

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

諸侯莫不南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於天

下

史記無於天下三字

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秦強此

史記

作秦強則楚弱無此字

其勢不兩立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

孤秦大王不從親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

黔中若此

史記無若此二字

則郢鄢動矣臣聞之

史記無治之字

之其未亂

史記亂下有也字

爲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

則無及矣故願大王之早計之

史記作願大王早孰計之

大王誠

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

明制

史記作詔

委社稷宗廟

史記宗上有奉字

練士厲兵在大王

之所用之大王誠能聽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之

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矣趙代良馬橐駝

史記作橐駝良馬

必資於外廐故從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

業而有事人之名竊

史記竊上有臣字

爲大王不取也夫秦

蘇子

孟卿頌補校

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讐也橫人

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讐者也

夫爲人臣而

史記無而字

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

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

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天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

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

者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

史記無此句

兩者大王何居焉

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命

史記作語之

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

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

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

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

史記作不見勝也

內與

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

史記搖下有然字

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今君

史記君上有主字

欲一

天下安

史記作收

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

戰國策楚

策史記
蘇秦列傳

蘇子自燕之齊見於章華南門齊王曰嘻子之來也

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爲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

患之所從往者微今不聽是恨秦也聽之是恨天下也不如聽之以爲秦勿庸稱也以爲天下秦稱之天下聽之王亦稱之先後之事帝名爲無傷也秦稱之而天下不聽王因勿稱於以收天下此大資也

戰國策齊

策

蘇子謂齊王曰齊秦立爲兩帝王以天下爲尊秦乎且尊齊乎王曰尊秦釋帝則天下愛齊乎且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宋之利也對曰伐宋利對曰夫約然與秦爲帝而天下獨尊秦

而輕齊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宋
之利故臣願王明釋帝以就天下倍約償秦勿使爭
重而王以其閒舉宋夫有宋則衛之陽城危有淮北
則楚之東國危有濟西則趙之河東危有陰平陸則
梁門不啓故釋帝而賊之以伐宋之事則國重而名
尊燕楚以荆服天下不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奉
以爲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易尊者也願
王之熟慮之也

蘇子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

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
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
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借時勢而能
事成者寡矣今雖千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剗
矣堅簡利金不得必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
銛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
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八門
土而二門噤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邈於魏
魏王身被甲底劍挑趙索戰鄆鄆之中驚河山之間

此六者而求霸則違矣臣聞善爲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爲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爲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爲意也夫弱小之

歿常以謀人爲和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
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
則是以衆強敵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
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爲
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
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積
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竊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
禍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
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爲

天下先憂郢而樓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
爲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
天下之禍也昔者梁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
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
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
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
力骨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
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能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
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亡天下可踟足而須也明於

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霸王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

從諸侯一寡矣彼戰者之爲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寤之道也中人禱祝君鬻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屍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脯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鏃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大半甲兵之具宮之所私出也士

大夫之所匿斲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禱蔽舉衝楛家雜總身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梃數而能拔城者爲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昔者中山悉起

蘇子

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
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
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
也不齎於踐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
於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
可拔天下稱爲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
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
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
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鶴的非咎罪於人也便曰

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
於賈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蹙北勝而守
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
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爲仇則明
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
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
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
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
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

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比之
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
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鐘鼓等瑟之
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
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爲尊利制海內
不爲厚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
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
也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
之忠至則趨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

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中爲戰具竟爲守備爲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

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主天下大王不若北取
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
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
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
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
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
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
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
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

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於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北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並同上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會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於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

戰國策楚策

蘇子

江西師範館補校

七十二卷六十七

蘇子謂楚王曰仁人之於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善言孝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事之以財忠臣之於君也必進賢人以輔之今大王之大臣父兄好傷賢以爲資厚賦斂諸臣百姓使王見疾於民非忠臣也大臣播王之過於百姓多賂諸侯以王之地是故退王之所愛亦非忠臣也是以國危臣願無聽羣臣之相惡也慎大臣父兄用民之所善節身之嗜慾以與百姓人臣莫難於無妬而進賢爲主死易垂沙之事死者以千數爲主辱易自今尹以下事王者以千數至

於無妬而進賢未見一人也故明主之察其臣也必知其無妬而進賢也賢臣之事其主也亦必無妬而進賢夫進賢之難者賢者用且使已廢貴且使已賤故人難之

女阿謂蘇子曰秦柄楚王危太子者公也今楚王歸太子南公必危公不如令人謂太子曰蘇子知太子之怨己也必且務不利太子太子不如善蘇子蘇子必且爲太子入矣蘇子乃令人謂太子太子復請於蘇子長沙之難楚太子橫爲質於齊楚王死薛公歸

太子橫因與韓魏之兵隨而攻東國太子懼昭蓋曰
不若令屈署以東國爲和於齊以動秦秦恐齊之敗
東國而令行於天下也必將救我太子曰善遂令屈
署以東國爲和於齊聞之懼令羊戎告楚曰毋與齊
東國吾與子出兵矣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
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
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
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
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

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

前同
上

蘇秦爲趙王使於秦反三日不得見謂趙王曰秦乃
者過柱山有兩木焉一蓋呼侶一蓋哭問其故對曰
吾已大矣年已長矣吾苦夫匠人且以繩墨案規矩
刻鏤我一蓋曰此非吾所苦也是故吾事也吾所苦
夫鐵鈔然自入而出夫人者今臣使於秦而三日不

見無有爲臣爲鐵鈔者乎

戰國策
趙策

蘇子說李兌曰雒陽乘軒車蘇秦家貧親老無罷車
駕馬桑輪蓬篚羸膝負書擔囊觸塵埃蒙霜露越河

漳足重齒日百而舍造外闕願見於前口道天下之事李兌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以人事兌盡知之矣蘇子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人之言也李兌見之蘇子曰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藉席無所得寄宿人田中旁有大叢夜半土梗與木梗鬪曰汝不知我我者乃土也使我逢疾風淋雨壞隄乃復歸上今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汜濫無所止臣竊以爲土梗勝也今君殺王父而族之君之立於天下危於累卵君

聽臣計則生不聽臣計則死李兌曰先生就舍明日復來見兌也蘇子出李兌舍人謂李兌曰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君君能聽蘇公之計乎李兌曰不能舍人曰君卽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明日復見終日談而去舍人出送蘇君蘇子謂舍人曰昨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規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君堅塞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請資先生厚用明日來抵掌而談李兌送蘇子明月

之珠和氏之璧黑貂之裘黃金百鎰蘇子得以爲用

西入於秦

並同上

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饑人所以餓而不食烏喙者爲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卽秦王之少婿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彊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雁行而彊秦做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大王誠能聽

臣計卽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亡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讐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

史記燕秦列傳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萬乘下之尊之於廷示天下與小人羣也武安君從齊來而燕王不館也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見足下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郊顯臣于廷

今臣爲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聽臣者
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王者且臣之不信是足下
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
下之高行也而以事足下可乎燕王曰可曰有此臣
亦不事足下矣且夫孝如曾參義不離親一夕宿于
外足下安得使之之濟廉如伯夷不取素餐汗武王
之義而不臣辭孤竹之君餓而死於首陽之山廉如
此者何肯步行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
生期而不來抱梁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揚燕秦之

威於齊而取大功乎哉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爲也非所以爲人也皆自覆之術非進取之道也且夫三王代興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爲可乎則齊不益於營丘足下不踰境不窺於邊城之外且臣有老母於周雉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術而謀進取之道臣之趣固不與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君也僕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者也燕王曰夫忠信又何罪之有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鄰家有遠爲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之者憂之其

妻曰公勿疑也吾已爲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至
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爲藥酒也進之則殺主
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僮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妾
之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忠至如此然不
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適不幸而有類
妾之棄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義益國今乃得罪臣
恐天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說齊曾不
欺之也使說齊者莫如臣之言也雖堯舜之智不敢

取也

戰國策
燕領

闕子一卷撰人名字里爵皆無攷後漢書孝獻帝紀章懷太子注風俗通曰闕姓也承闕黨童子之後也縱橫家有闕子著書文選注太平御覽或引作闕子誤也漢志從橫十二家有闕子一篇在龐煖之後國筮子秦零陵令信之前當爲六國時人隋志云梁有補闕子十卷湘東鸞烈十卷並元帝撰亡唐志載梁元帝補闕子十卷蓋梁時闕子書已不傳故元帝補之隋時未見其書至唐初蒐得而著於目今併佚矣茲從藝文類聚御覽諸書輯錄六節其末景公使弓

工爲弓及宋之愚人得燕石二事鄺道元水經注引之似是原書而諸所引徵率多缺畧茲並互校訂正使首尾完具此外四節未知出於原書抑爲梁帝所補然詞義頗古決非唐以後人所能擬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闕子

周闕氏撰

宋景公使弓工爲弓九年乃成來見公曰爲之亦遲

矣

文選注引作何其遲也

工人對曰臣不得復見君矣公曰何

也曰臣之精盡於此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公張

弓登虎圈之臺東面而射矢踰西霜之山集彭城之

東其餘力逸

文選注引作流

勁猶飲羽於石梁夫盡精於一

弓而身爲天死況治天下奈何其獨也

酈道元水經注卷十四

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之十

文選左

太平吳郡賦

注又鮑明遠

擬古詩注

又枚叔

發注太平御覽

卷三百四十七並引此節
文有詳畧茲合取訂正

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爲大寶

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齋七日端冕元服以發寶革匱

十重緹巾十襲客見之俛而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特

燕石也其與瓦礫不殊主人大怒曰商賈之言醫匠

之心藏之愈固守之彌謹藝文類聚卷六文選應休

五十一並引從文多者補正御覽卷

經注卷二十六涵來云東西百餘步南北各減即

古梧宮臺臺即闕子所
謂朱愚人得燕石處
西施自窺於井不恃其美猶佐湯沐
麤舜自窺於世

不恃其美猶須才德況中庸而拒諫媼母自窺於井

以爲媚於西施兼紂自窺於世以爲賢於堯舜

太平御覽

卷三百八十
一誤題閩子

任公子冬羅鯉於山阿衆人皆以爲惑旣而鵠鶚擊

黃雀觸公子羅者千萬數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二

魯人有好釣者以桂爲餌黃金之鉤錯以銀碧垂翡翠

翠之綸其持竿處位卽是然其得魚不幾矣故曰釣

之務不在芳餌事之急不在辯言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四引蜀子徐

堅初學記引或有以桂爲餌至翡翠之綸亦作爾

月戶



二四

九百五十七引首
三句並作闕子誤

義渠之人烹竈隘不熟臊穢腥臭中國之民雖飢餓
三日不啓口至死弗食也吳章莊告受而和之病人
食之爲之輕體萬乘飲之爲之解怒故竈至腥臊不
可加然而病者爲之輕體萬乘爲之解怒何也吳章
莊告之調存也

太平御覽卷
八百四十九

玉函山房輯佚書目

卷七十三

子編縱橫家類

蒯子一卷

漢蒯通

鄒陽書一卷

主父偃書一卷

徐樂書一卷

嚴安書一卷

子編雜家類

由余書一卷

博物記一卷

漢唐蒙

伏侯古今注一卷

後漢伏無忌

蔣子萬機論一卷

魏蔣濟

篤論一卷

魏杜恕

蒯子一卷漢蒯通撰漢書本傳云蒯通范陽人也本
與武帝同諱顏師古注通本燕人後游於齊故高祖
云齊辯士蒯通本名爲徹其後史家追書爲通傳又
云通論戰國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
曰雋永師古曰雋肥肉也永長也言其所論甘美而
義深長也藝文志縱橫家有蒯子五篇注名通隋唐
志不著錄其書久佚所謂論戰國說士之文不可復
見本傳所載說徐公及說韓信曹相國當是自序本
文茲據輯錄夫利口覆邦聖人所惡班氏贊謂蒯通

一說而喪三雋其得不亨者幸也黃東發謂通口辨不在儀秦下會真主出故無所售其奸爾茅鹿門胡通忌鄭生以口舌成名遂欲破之以爲功也皆發伏誅心之論然其奇謀雄辯亦足與國策同傳雋永之號豈虛哉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蒯子

漢蒯通撰

說徐公

蒯子說范陽令徐公曰臣范陽百姓蒯通也竊聞公之將死故弔之雖然賀公得通而生也徐公再拜曰何以弔之蒯子曰足下爲令十餘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甚衆慈父孝子所以不敢事刃於公之腹者畏秦法也今天下大亂秦政不施然則慈父孝子將爭接刃於公之腹以復其怨而

成其功名此通之所以弔者也曰何以賀得子而生也曰趙武信君不知通不肖使人候問其死生通且見武信君而說之曰必將戰勝而後畧地攻得而後下城臣竊以爲殆矣用臣之計毋戰而畧地不攻而下城傳檄而千里定可乎彼將曰何謂也臣因對曰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好富貴故欲以其城先下君先下君而君不利之則邊地之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降而身死必將嬰城固守皆爲金城湯池不可攻也爲君計者莫若以

黃屋朱輪迎范陽令使馳驚於燕趙之郊則邊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下而身富貴必相率而降猶如阪上走丸也此臣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徐公再拜具車馬遣通通以此說武臣武臣以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降者三十餘城

漢書勦通傳

說韓信

漢王使酈食其說下齊信欲止蒯子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問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無行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

蒯子

二婦嬖館補校

將軍將數萬之衆迺下趙五十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

又

蒯子說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而不安相君之背貴而不可言信曰何謂也通因請問曰天下初作難也俊雄豪傑建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襲飄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劉項分爭使人肝腦塗地流離中野不可勝數漢王將數十萬衆距鞏維岨山河一日數戰

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成阜還走宛棄之
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楚人起彭城轉陶逐北至
滎陽乘利席勝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
山而不能進三年於此矣銳氣挫於嶮塞糧食盡於
內藏百姓罷極無所歸命以臣料之非天下賢聖其
勢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之時兩主縣命足下足
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心腹墮肝膽效
愚忠恐足下不能用也方今爲足下計莫若兩利而
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

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疆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以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爲百姓請命天下孰敢不聽足讓按齊國之故有淮泗之地懷諸侯以德深拱揖上則天下君王相率而朝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執圖之信曰漢遇我厚我豈可見利而背恩乎通曰始常山王成安君故相與爲刎頸之交及爭張懸陳釋之事常山王奔頭鼠竄以歸漢王借兵東下戰于鄗北成安君死於泜水之南頭足異處此二人相與天下之至驩也

而宰相滅亡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廩、陳釋之事者，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足下過矣。大夫種存亡，越伯句踐立功名而身死，語曰：野禽殫，走犬烹，敵國破，謀臣亡。故以交友言之，則不過張王與成安君以忠臣言之，則不過大夫種。此二者宜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之：勇畧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下井，誣誅成安君之罪，以令於趙。



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數十萬衆遂斬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畧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挾不賞之功鼓震主之威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執在人臣之位而有高天下之名切爲足下危之信曰生且休矣吾將念之

又

數口通復說曰聽者事之候也計者存亡之機也夫隨厮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儻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計誠知之而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猛虎

之猶與不如蠶蠶之致盡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
必至此言貴能行之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
值而易失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無疑臣之計信猶
與不忍背漢又自以功多漢不奪我齊遂謝通後信
以罪廢爲淮陰侯被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
死於女子之手高帝曰是齊辯士蒯通迺詔齊召蒯
通蒯通至上欲亨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通曰狗彘
吠非其主當彼時臣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天下匈匈爭欲

爲陛下所爲，願力不能可殫，誅邪上迺赦之。

說曹相國

客謂劓子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劓子曰：諾。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爲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曰：女安行？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卽束緇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

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束緼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
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適見相國曰
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
下卽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曰然則求臣亦猶是
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
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
受命皆以爲上賓

並同上

鄒陽書一卷漢鄒陽撰陽齊人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以文辯著名吳王濞有邪謀陽奏書諫吳王不納去之梁事孝王以羊勝公孫詭之讒下吏陽自獄中上書孝王立出之以爲上客具詳漢書本傳陽生漢文景之世六國餘習未能盡除故其言論雖正而時與戰國策文字相近漢書藝文志列之從橫家以此故也書本七篇史記僅載獄中一書漢書並載諫吳王及說王長君二篇據錄次蒯子之後一從班志之舊目焉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鄒陽書

漢 鄒陽 撰

諫吳王書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不犯兵加胡
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函谷
咸陽送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
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菟闔城不休救兵
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
疆趙責於河間六齊望於惠后城陽顧於盧博三淮

南之心思墳墓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
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雖使梁并淮陽之
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過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
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
爲大王患也臣聞交龍襄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
咸集聖王底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
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
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肯淮
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

行尤說大王之義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
鷲鳥衆百不如一鷄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土祗服叢
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淮南連
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而計議
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
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
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義父之後深割嬰兒王
之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
非象新垣平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

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執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
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
世矣高皇帝燒棧道水章邯兵不留行收繁民之倦
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
荆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孰察
之

漢書鄧
陽傳

從獄中上梁孝王書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
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

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
不論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
不明卒從吏詆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
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孰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
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恐遭
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
聽毋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
夷臣始不信迺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語曰
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

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
自頸以徂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
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
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爲燕尾生白圭戰亡
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
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馱髀白圭顯於中山
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
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
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臆腳於宋卒

相中山范睢拉脅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
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
於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
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
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
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
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
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
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

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疆威宣此二國豈係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浮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讐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爲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亡厥也夫晉文親其讐疆伯諸侯齊桓

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
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疆天
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伯中國遂
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
公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
拔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
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
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
豈足爲大王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

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和璧祗怨結而不見德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亂之語不奪乎衆

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以信荆軻而七
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尙歸以王天下秦信左
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孿拘之語馳
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詔諛之辭
牽帷膚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
憤於世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底厲名號
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
子回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
位執之貴回面汚行以事詔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

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數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
闕下者哉

爲梁說王長君

陽留數日乘間而請於王長君曰臣非爲長君無使
合於前故來侍也愚竊不自料願有謁也長君跪
曰幸甚陽曰竊聞長君弟得幸後宮天下無有而長
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爰益事卽窮竟梁王恐誅
如此則太后怫鬱泣血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
矣臣恐長君危於繫卵竊爲足下憂之長君懼然曰

將爲之奈何陽曰長君誠能精爲上言之得母竟梁
事長君必自固於太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
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金城之固也又有存亡繼絕之
功德布天下名施無窮願長君深自計之昔者舜之
弟象日以殺舜爲事及舜立爲天子封之於有庠夫
仁人之於兄弟無藏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是以後
世稱之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獄有所歸季友
不採其情而誅焉慶父親殺閔公季友綏追免賊春
秋以爲親親之道也魯哀姜薨于齊孔子曰齊桓公

法而不諱以爲過也以是說天子微幸梁事不奏長

君曰諾

並同上

主父偃書一卷漢主父偃撰偃齊國臨菑人學長短縱橫術晚迺學易春秋百家之言元光元年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拜郎中遷謁者中郎中大夫後爲齊相坐罪族誅事蹟詳漢書本傳其人蓋反覆傾危之士出處大畧與蘇秦相埒嘗自言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負才任氣卒不得其死然則禍由自取也漢書藝文志從橫家有主父偃二十八篇今存本傳者四篇上書所言九事八事爲律令不傳諫伐匈奴一節可謂盡言其說

上使諸侯分封子弟以弱其勢亦賈誼之議然誼不見用偃竊之而得行焉則乘平時勢之旣驗也至其議徙豪民置朔方皆與時政有裨茲據錄之毋以人廢言其可乎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主父偃書

漢 主父偃 撰

諫伐匈奴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
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
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
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
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怒者
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



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
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
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
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
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
地不足以爲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
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
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
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

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
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執不可也又使天下飛
芻輓粟起於黃雁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
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
於帷幕百姓靡做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
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畧地於邊聞匈
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
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
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



之遁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陵所以爲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爲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

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執計之而加

察焉

漢書主父偃傳

置朔方議

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築城以逐匈奴內省轉輸
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

說上

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
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則淫亂急則阻其疆
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則逆節萌起前日罷

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

又

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兼并之家亂衆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

並同上

徐樂書一卷漢徐樂撰樂燕郡無終人武帝時與嚴安俱上書言事務皆爲郎中見漢書本傳及主父偃傳藝文志從橫家有徐樂一篇今其傳中不敘他事僅載上書一篇志所稱者卽此也黃東發曰土崩瓦解一書大要可觀惜其駁處多真西山亦曰樂之告武帝也欲明安危之機銷未形之患則凡幾微之際皆所當謹也顧乃以瓦解之勢爲不必慮而欲其自恣于遊散聲色之間豈忠臣之言哉大抵縱橫之士逞其高談雄辯軌於理者絕少二公之論切中其病

然其言隱而危其詞微而婉亦足自成一家之說故
據本傳錄之以合漢志之家數云歷城馬國翰竹吾
甫

徐樂書

漢 徐樂 撰

上書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
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
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
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
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
知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此

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
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
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
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
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
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意外之助此
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
誠有土崩之執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
陳涉是也况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治也誠能

無土崩之勢雖有疆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爲禽吳楚是也况羣臣百姓能爲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閒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疆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宏游燕之囿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金石

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幄之私俳優朱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爲陛下天然之質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爲務則禹湯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爲數世隆南面背依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

哉

漢書徐樂傳

嚴安書一卷漢嚴安撰安臨苗人以故丞相史上書
爲郎中後爲騎馬令漢書藝文志縱橫家有莊安一
篇莊安卽嚴安漢避明帝諱故易莊爲嚴如莊遵莊
助並改嚴氏是也本傳亦僅標其里爵以所上書備
載之與徐樂傳同上書之文卽縱橫家莊安一篇也
安與主父偃雖同時以上書拜郎中而安過偃遠甚
偃救其末安正其本其言薄賦斂箴帝之利心也緩
刑罰藥帝之慘心也省徭役約帝之侈心也至用兵
乃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二語尤足闡要功生事

者之口更爲切要之論惟以秦人銷兵爲逢明天子
人人白以爲更生其言太過則終近擗闔氣息故漢
志與主父偃徐樂並列縱橫家茲亦編次二家之後
從其類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嚴安書

漢嚴安撰

上書

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微末矣末不可徒

得故搢紳者不憚爲詐帶劍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
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
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僞僞采淫泰非
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
衆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
心心旣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
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
茂五穀蕃孰六畜遂字民不天厲和之至也臣聞周
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

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
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
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疆陵
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竝爲戰國此民之始
苦也於是彊國務攻弱國務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
介胃生蠶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
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
以爲鍾虛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
子人人自以爲更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斂省繇役



貫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
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爲知巧權利
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譎諛者衆日聞其美
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彊胡辟地
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
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
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
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
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

丁女轉翰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
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
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弱山
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
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執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
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王時教使
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
故周失之弱秦失之疆不變之患也今狗南夷朝夜
郎降羌熒略葦川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誠議者

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
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
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
備拏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
以持久也今天下綴中摩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
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
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帶脅
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
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

今郡守之權非持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
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
則不可勝諱也

漢書嚴
安傳

嚴安書